

ROYAL BLUNDERS

皇室的谬误

[英] 杰弗里·雷根 著
马茂祥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ROYAL BLUNDER

皇室的谬误

〔英〕杰弗里·雷根 著

马茂祥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5-2005-0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皇室的谬误 / (英) 雷根著; 马茂祥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80713-316-2

I. 皇... II. ①雷... ②马... III. 皇室—史料—世界
IV. K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9506 号

copyright©Geoffrey Regan 1995 & 2002

策 划 段春娟 傅光中

责任编辑 张 雯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9.5 印张 50 幅图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杰弗里·雷根 撰写出版有27部历史和教育方面的著作，包括《愚昧改变历史》、《皇室的谬误》、《人类陆战史上的重大失误》、《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人类空战史上的重大失误》、《战争轶事与改变世界历史的大战》、《空战与海战》等。杰弗里·雷根还是英国国家电视四台“重大军事失误系列节目”的特约专家顾问。

前 言

如果一本书中详细讲述到：人相信他们会吞掉大钢琴，或者是生出了枕头，或者是给小鸡颁发奖章，肯定有人以为这是来自于伦敦第一精神病院的报告，这种认识倒还情有可原。勿庸置疑，如果有人雇佣服装检测师以防衣物上可能的毒物，或者要吃掉仆人，或者要用玫瑰花瓣闷死就餐的客人，那么这些病例肯定是来自于某一精神病研讨会。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海军听命于某一要人而放弃正常使命去搜集烹饪原料，竟然没有人在下议院提起此事。事实是这些行为古怪之人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来自皇室而且既如此他们就可放纵自己离奇怪诞的想法。而且这样他们也就有资格被收录到这本“皇室谬误”一书当中了。

在全书中，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皇室的家庭、礼仪、社交以及私人的谬误上而不是政治性谬误上。这对于区分“不同的皇室”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皇室是统而治之，有些是通过武力获得治邦之权，治而不统。很清楚，20世纪的独裁统治者如同历史上的君主一样专制，但是那些君主从未有过统治的神秘色彩，这正是我在书中要查考的一个独到因素。

该书分为六章，首先讲述那些国王或女王是否适合做君主。没有任何已知的“职业”比做君主更能让人体会到精神病的痛苦的了。正如我要讲的，这是皇室近亲之间通婚的通常结果。这种做法的危险在15世纪就已共知，但是外交的需要比难以避免的人间悲剧更重要。我

以图片形式展示了这些悲剧后果,相信打着皇朝理想旗号而导致的一次次人间悲剧会成为所有皇室谬误中最不可宽恕的。

皇室“企业”的辉煌场面、宏大壮观的仪式一直是保持皇室形象的重要手段。但是,加冕礼和婚礼总是经历不幸——有些是闹剧式的,有些是悲剧式的。恐怕没有几位新娘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伊娜



乔治四世的妻子(台上最左端)——来自布朗斯维克(德国中部的一行政区)的卡罗琳古怪滑稽的动作,使之成为当代讽刺作家描写的对象,尤其是当她携意大利情夫巴图罗密欧·伯嘉米旅行归来后。虽然她一直被称为卡罗琳“女王”,实际上她从未被加封过王冠。

公主更想忘掉那“最幸福的一天”的了。她于1906年在马德里举行的婚礼由于发生血案和谋杀而中断。不幸的俄国大公彼得·卡斯提尔(古代西班牙北部一王国)的亨利四世或卡拉布里亚区(意大利行政区名)的新娘们也不会情意深长地记起她们的婚礼之夜。但是有些皇室婚礼提供了与电视系列幽默剧一样的幽默素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由于此,我把它们也写入本书。皇室婚礼一般是由新人的父母包办,至少在过去很少顾及新人本身的意愿。结果,许多皇室婚礼很不幸,为责任的浆糊维持着而不是由爱情的脂膏滋养。性的不和谐是婚姻不睦的主要因素,而且如果公主或王后不能生出王位继承人,则被看做是她们最大的失败。但是,如我所阐述的,这种失败往往是男性无能的结果。这种哺育后代的无能,不管是来自王子还是公主,在平民百姓看来只是一种不幸,但却是皇室的最严重的谬误。

即使没有性的不和谐,皇室婚姻也可能是非常不幸的。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王觉得她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弗朗茨·约瑟夫,但是后者把职责置于爱情之上,而她是不会那样做的,结果,两人的生活充满了挫折和悲伤。我们可以从威尔士王子和黛安娜公主之间的婚姻破裂中发现类似的问题。更具闹剧色彩的是,由于双方的不睦,从一开始,里根特王子和布朗斯维克的卡罗琳之间的婚姻就注定了不幸。乔治王子已婚的事实可以看做是另一例子。

生为王子或公主可能一度是每一个孩子的梦想。但是,在第四章,我讲到了那些出生在皇家门第并被培养成为“皇家俱乐部”会员的孩子们的情形。没有几位君主是好的父母,而且皇室子嗣也深受不合格教育的影响。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由于疏远的、缺乏爱心的“养育”,英国皇室的母亲们就表现出一种制造问题多多、忧郁寡欢的王位继承人的古怪能力来。但是,即使这样,王子或公主也要比在俄国、德国和土耳其的王位继承人所受的待遇好得多。在这些国家,有许多次统治者实际上是亲手谋杀了长子。

本书中，死亡也算不上是最后一章。即便这终场的演出也是充斥闹剧的。死亡毫不客气地光顾宫殿和城堡：乔治二世在皇宫厕所中也被残忍的死神掠走了性命；安斯巴赫的卡罗琳女王看到她的一位医生的假发被烛火烧着而大笑时，结果肋部断裂。最黑色的幽默应该留给埃德蒙·艾恩赛德国王，其被阴谋陷害致死的故事情节也可能为瑞克·玛雅尔（英国知名喜剧演员及剧作者，喜好扮演坏蛋形象）的剧作《屁股蛋子》更增添一些精彩。



在1968年，菲利普王子访问智利期间曾被引见给即将就任智利总统的阿兰德博士。这是一次官方正式会谈，而阿兰德身着便装，并没有穿燕尾服、系白色领带。菲利普王子就问他：“为什么穿成那样？”阿兰德回答：“因为我的政党经济拮据，他们建议我不要租晚礼服。”菲利普就抢白道：“如果告诉你穿浴衣的话，我想你也会穿着来的。”

在最后的“皇室杂记”中，我分析了造成这样或那样谬误的皇室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旅行期间，她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接待，但或许没有比在新西兰所领受的毛利人的“二十一懒鬼致礼”更具有象征意义，也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从维护皇室当代形象看，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爱德华1987年的“给皇室的打击”危害更大的了。尽管这一慈善目的的闹剧出发点是好的，但它将君主政体的“神秘”一扫而光，并且揭示了年轻的皇室成员是一群“万岁亨利们”，因为他们靠以公共基金方式获得的王室专款来过日子，这样公众对他们很反感。另外，散见于全书的还有其它各种皇室的丑态丑行，其中大部分来自于菲利普王子和爱丁堡公爵。

在结论中，一些反面证据让作者不得不去思考世袭制君主体制，这可谓是所有人类机构中最怪异的一种。从远古时代，部落成员从战

斗中选出智者和强者来领导他们,这种制度是如何演变成为由像哈布斯堡、维特斯巴赫、罗曼诺夫、温莎家族来统治国家的呢?

要找到最佳答案,我们得讨教于美国人。他们自身并没有皇权地位,但是他们喜欢别人的皇权,他们甚至不远万里来了解一下。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与一位最知名、最受人爱戴的开国元勋——弗吉尼亚的绅士托马斯·杰斐逊的看法不太吻合,后者对皇权统治持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787年他曾说道:“在二十几代人当中,没有王室种族曾表现的比一般意义上的人更好。”第二年,他持同样的态度:“在欧洲,没有一个加冕的国王或女王有能力和业绩使他们有资格当选为美国传教士。”可能美国历史上最棒的一天是乔治·华盛顿拒绝出任美国联合众国的乔治国王一世那天。相反,他成为总统,而且之后,每四年都要面临重新选举。如果他失去民心,他也就失去了总统职位。有人会想,有多少国王会在四年后重新当选?

但有多少游客到英国参观举行活动的下议院呢?或者去看看身着黑色便装乘坐豪华防弹轿车旅行的总统?“总统的谬误”是不是与“皇室的谬误”有着几近相同的色彩,只是素材不一样而已?



后来成为英格兰威廉三世的来自奥兰治王室家族的威廉以其惯常的低头弯身而闻名,他总是给人以驼背的感觉。有一次,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医生从身着农民服装的威廉身边经过。医生以“陛下”称呼他。威廉问他如何认出“乔装改扮”的他时,医生答道:“我从你的驼背认出了你。”

毁灭之路：拉斯普丁和罗曼诺夫家族

在欧洲历史强国中，几乎没有可与格里高利·拉斯普丁的崛起相提并论的。这也仅仅可能在结合了深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与有着极端贫富差距的俄国出现。要理解一个俄国农民受到沙皇及其家人宠爱的样子，可能裹着缠腰布、穿着拖鞋与乔治五世和玛丽女王在白金汉宫喝茶的圣雄甘地是英国人想到的最佳的形象。尽管有冬宫的光彩壮丽以及法贝热沙皇的复活节奇妙怪诞，可以说1914年的俄国文明是最不加雕饰的了。

俄语中“拉斯普丁”意为“放荡恣肆”，格里高利一直保持着这一年轻时赢得的绰号，可能是把它作为对所犯罪孽的悔过的表示，或者更想把它看作是对传统的蔑视。实际上，他名叫格里高利·埃菲莫维奇，于1872年出生在西西伯利亚一个名叫普

可洛甫斯可的小村，他父亲是一位农夫。年轻时，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手眼从不离开当地的姑娘们。只要这些姑娘没有在第一时间跑掉，他就会扯下她们的衣服将她们强奸。不用说，格里高利也没少挨姑娘们和她们丈夫、父亲的打。在一个称作凯斯蒂的基督教派别中，他找到了性欲的宣泄口，这一宗教派别认为可以通过性接触来表达对上帝的崇拜。这很随格里高利的心愿，他参与了在村子边森林中的性虐狂欢。20岁时他娶了一位农村姑娘。尽管在接下来的24年中，丈夫依旧放荡不羁，她仍然对他忠心耿耿，并为他抚养大4个孩子。

但是拉斯普丁也并不是不吃苦受累。有一天，他对全村人宣布他要去朝拜。村民们都不相信。他们知道他是个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的胆小鬼。但是这次格里高利确实让大家吃了一惊，他步行2000英里到达了希腊阿瑟山的寺院，两年后他回来了，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来放荡恣肆的格里高利变成了所谓的圣人。穿着褴褛衣衫、收敛起原来的放荡的拉斯普丁变成了神秘的医师，他要向世人展示自我。他成为传教士的消息迅速传开，很快，他就和名门望族圣彼得堡家族有了联系。他们听信拉斯普丁的自我论断，非但没有将他们的女儿锁起来，没有将格里高利踢出家门，相反，倒对他待若上宾，高接近迎，完全接受了他污秽的衣着和恶习，并把这些认为是真诚的象征。但是，随着他越来越融入上层社交圈，他原来粗糙的服饰也换成了颜色靓丽的丝绸衬衫、绒绒裤和软皮靴。没有任何头衔官位的拉斯普丁开始体验大城市俄罗斯上层社会才有的刺激：酒宴、淫乐。白天的拉斯普丁神秘兮兮，晚间的拉

斯普丁淫荡无比。

但是拉斯普丁可不是寻找一时的快活。他想要得到归属于一个社会阶级的安全感。要不是他僧人的习惯和胸前的十字架，这个阶级早就把他踢到沟里，往他身上吐唾沫了。他需要结交上层社会的朋友来保护他。而谁又能比皇室更能保护他呢？运气以及做医师的天赋让他受益匪浅。

拉斯普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被引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而他利用这次机会给沙皇及家族留下了深刻印象。王位继承人，沙皇的长子亚历克西斯患上了皇室疾病——血友病，可以确定是从其祖母——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女王那里遗传来的。当亚历克西斯三岁半的时候，该病就带来了第一次麻烦。在花园玩耍时，他跌倒在地，面部迅速肿胀，将两只眼睛都遮住了。亚历克西斯不久就疼得大声喊叫，而皇家御医面对不断地内出血束手无策。绝望之中，沙皇

皇后亚历山德拉咨询她的密友与心腹安娜·维鲁波娃，而安娜对于拉斯普丁的医术有所了解，就建议把他招来。拉斯普丁马上进宫来到王子的病榻前。他在小王子床前跪下祈祷着：“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很快疼痛就会消失。”第二天，沙皇长子的肿胀的确消失了，王子痊愈了。到底拉斯普丁是如何施治的无人知晓，有人说他用了催眠

术，但不管怎样，那办法很管用。两年后，王子因膝关节出血而腿部肿胀，这次拉斯普丁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正是由于他能治疗年轻的沙皇长子之病，才使得他在皇后心中确立了稳固的位置。

拉斯普丁在皇室的成功让他名扬圣彼得堡，家家户户对他打开欢迎之门。甚至许多贵妇人把请拉斯普丁到家中作法事看



俄国“圣人”格里高利·拉斯普丁与他的女信徒在一起（于1914年）。拉斯普丁利用他与俄罗斯皇室的关系进一步广泛实施了性征服，整天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做是一种时尚。

但是格里高利总也脱不了农民粗俗的习惯,他在餐桌上的表现令人震惊,经常有人看到他“把脏手伸到他喜欢的鱼汤里去”。但奇怪的是,男人的这种粗俗却博得了贵妇人们的欢心,这种粗俗让她们在丈夫讨好奉承的老俗套中感受到了一种变化,让她们感到清爽提神。

拉斯普丁的性魅力是大家公认的。妇女觉得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普通妓女、女演员甚至上层社会的贵妇人都喜欢投入这个“疯修士”的怀抱。有一点原因是拉斯普丁善于说服这些女性相信,顺从他的欲望,就是对自身的赎罪。这是凯斯蒂教义的延伸。但拉斯普丁决不是什么救世主。他只是利用修士的装扮来满足他无度的性欲而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别人的妻子委身于他时,那些女人的丈夫竟然还要祝福妻子。在圣彼得堡的咖啡馆和饭店里,拉斯普丁过

着富足的生活,款待着女人们,然后,以拯救她们为幌子,带她们到一间他称之为“最最圣洁”的空卧室。

不管公众如何看待拉斯普丁的道德,沙皇、皇后绝对信任他。他经常受到皇宫的款待,也常到皇室保育室去。他常说要看四位年轻的女公爵做睡前祈祷,并以此为借口在她们的房间逗留,甚至坐到她们的床上,而这些女孩子只穿着睡衣。这些姑娘的女家庭教师邱车娃小姐对于这位“农民”对待女孩子的随意感到惊恐。有一次,她发现拉斯普丁坐在14岁大公爵奥尔佳的床尾,在挠她的光脚丫。她就到皇后那里报告了拉斯普丁的行为,但是亚历山德拉却因她怀疑拉斯普丁的正直而大发其火。沙皇倒是清醒一点,命令他远离孩子们的房间。但最终还是皇后占了上风,将女家庭教师解雇。之后,这位女家庭教师还散布谣言报复说拉斯普丁被允许给那

些女孩子洗澡。

到1911年，圣彼得堡开始分化成亲拉斯普丁和反拉斯普丁的敌对阵营。

有趣的是，阵营界线可以从性别上划分：大部分妇女支持这位修士，而大部分男人对他怀有猜疑。那一年，拉斯普丁放浪到差点要因强奸一位尼姑而犯渎圣罪的地步。这要是换一个没名没分的人，可能就完了，但最终皇后亚历山德拉出面救了他一命。但是，时任总理的彼得·阿卡德伊维奇·斯都利宾决心要消除拉斯普丁对皇室的不良影响，随即命令调查拉斯普丁的活动。之后，总理向沙皇提交了报告，但沙皇却不接受。于是斯都利宾行使自己的权利命令拉斯普丁离开圣彼得堡。拉斯普丁又踏上了去圣地的朝拜路途。期间他经常给皇后写信阐述人神灵交。当皇后获悉斯都利宾的做法后，非常生气，认为她的朋友受到了不公待遇。甚至沙皇自己也

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而怒气冲冲。但接下来人们对他都有一个神秘的猜测。1911年9月份，拉斯普丁访问凯乌时，有人听到拉斯普丁大声说：“死亡正在临近他（斯都利宾）！死亡在朝他逼近！”第二天晚上，在凯乌的剧院，斯都利宾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当时沙皇也在场。拉斯普丁是如何知道刺杀临近的，仍然是个谜，因为没人发现他与刺客及其组织有联系。

尽管拉斯普丁受到女皇亚历山德拉的保护，同时也承受着报界举办的“恶行之最大比拼”的压力，在这场比赛中拉斯普丁被指控犯有各项罪行。即使沙皇命令媒体终止罚款或监禁的宣扬，但比赛仍在进行。这位修士被指控与皇后及其朋友安娜·维鲁波娃同床共枕，而且还奸污了所有的小女公爵。据说她们的保育房成了拉斯普丁妻妾成群的闺房，那些女孩为他疯狂，争相要与他同床共枕。更为严重的

是，拉斯普丁被指控“阴谋反对（俄罗斯）神圣的教会”，是“王位身边的黑恶势力”。

沙皇别无办法，只能让俄罗斯杜马议长迈克尔·鲁兹安克对拉斯普丁的品行进行调查。但鲁兹安克发现他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阻挠，即沙皇皇后。他写完了报告，却被告知沙皇不会见他让他呈交报告的。很明显，拉斯普丁的势力在俄国已经非常大了。即使他受到媒体、教会和杜马的抨击，只要有皇后的支持，他本人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拉斯普丁对这类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喜欢放荡的生活，他需要皇后的保护，以免受警方的干预。而且，如果他的做法能干预到该国政府的话，他随时都会那样做的。

1914年爆发的战争，给格里高利·拉斯普丁带来了巩固自己在皇室家族中位置的新机会。父亲带着沙维奇·亚历克西斯去视察加利西亚前线。这时，亚历

克西斯病倒了。他患上了感冒及严重的脑膜炎，鼻血流淌不止。军医不能为他止住血，于是他们决定返回圣彼得堡。当皇后通过电话获悉这一消息后，她立刻召见了拉斯普丁。等沙皇和儿子回到皇宫时，亚历克西斯可谓是已经生不如死，所有的医生都放弃了希望。但当拉斯普丁进入病房之时，只是简单地在床上比划了个十字，告诉哀求的父母说：“不要惊慌，不会有事的。”然后转身出去了。亚历克西斯接着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好了。这是个奇迹，至少对于当时在沙皇长子房间的人来说。尽管沙皇千方百计想要找到合理的解释，但他发现认可妻子对拉斯普丁的至高信仰，把他作为上帝派来的医师更容易为人接受。从这时起，拉斯普丁的权利无人可及，俄罗斯的心脏也开始孽生坏疮。

拉斯普丁开始利用对皇后的影响将反对他的高官一一打发走。首当其冲的是尼古拉大公

——俄罗斯部队的总司令。他告诉亚历山德拉这位大公已不可信赖，说他要密谋杀死仇视的“圣人”拉斯普丁，然后推翻沙皇。这是纯粹的胡扯，但亚历山德拉仍然相信每一个字。她开始用抨击的信件轰炸丈夫，说她的叔叔不会打仗、用兵乏术。1915年6月16日她发给沙皇的信可以证明拉斯普丁的谎言的力量：

我对尼古拉已完全丧失信心——我知道他远不够聪明而且还反对圣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得到上帝的保佑，他的建议都不能采信。我确信如果俄罗斯任由一位上帝派来施助的信使受到迫害，那么俄罗斯也不会得到上帝的保佑。要知道，尼古拉对于格里高利充满仇恨。

沙皇就按照妻子的建议解雇了他叔叔的职务，由他本人来指挥俄国军队。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因为这位大公决不仅仅

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士兵，还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而且，当沙皇在距离500英里外的前线作战时，就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控制权，而是任由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丁实施着对政府的控制。另外，沙皇手下的大臣们还告诫沙皇说此后军事上的失利会由他本人来承担，而这会大大降低皇室家族的声望。但是沙皇一意孤行，不听取这些意见而是宠信妻子以及那位神神道道的参谋。

同时，这位魔术师——他的对手都这样看他——也一直在实施着自己的诡计。1915年，皇后的密友安娜·维鲁波娃因遭遇一次火车车祸而严重受伤。伤势非常严重，于是大家就在教堂给她举行了送别仪式，等着最后时刻的来临。但是拉斯普丁来看了看，便冲她喊道：“安纽什卡！”当喊到第三声时，安娜睁开了眼睛，并试图从病榻上坐起来。拉斯普丁就对皇后说道：“她会好起来的，但是她再也站不起来

了。”然后他就走出屋子，接着他好像有一种强烈的不适一样摔倒在地，拉斯普丁所运用的神奇魔力使他筋疲力尽，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当然，他是对的，安娜的确恢复了。尽管她成了个瘸子，却一直活到1964年。

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丁现在已清除了政府内部的反对者。在皇后心中，她的“上帝的信使”成了俄罗斯的象征——一个由为了祖国和沙皇而奋斗的坚强不屈的农民和正直的基督徒而不是懒散的贵族组成的国家。她相信丈夫在前线抗击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时，拉斯普丁定会带领俄罗斯政府走出危机。毕竟，他已经用挽救沙皇长子生命的事实证明了他的作用。

当皇后心怀这些想法的时候，她心中的圣人已逐渐成为庇护与腐败的源头。任何想要得到沙皇支持的人，不管是要拜见沙皇，还是涉及司法案件、钱财、各种投机阴谋，都要首先拜见拉

斯普丁，一旦得到他的支持，也就得到了皇后乃至沙皇的支持。拉斯普丁从男人那里得到钱财贿赂，从魅力女人那里获得宠爱。得到满足，他就会简单地写下“我亲爱的挚友，为我做这一切吧。格里高利。”然后将其交给亚历山德拉。拉斯普丁最不可思议的想法也会成为她的命令。有时候，一队队的汽车等在格里高利的门外，人们要在楼梯上等上数小时才可见他一面。有些人的要求很荒谬。有一位社交名流肯定是“投格里高利所想”，要求出演皇家歌剧中的第一夫人，结果得到了他的支持。可惜，她没有演戏的天赋。一些妇女为得到拉斯普丁支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令人吃惊。有几位女士从他的房间逃出来径直去了警察局，控告他企图强奸自己。警局的值班警官打着哈欠，无可奈何。他手头有一大宗关于拉斯普丁性侵犯的卷宗，但是都拿对方没法。